

※錢謙益文學研究專輯※

錢牧齋之酒緣與仙佛緣

謝正光*

一、前 言

錢謙益（受之，牧齋，1582-1664）《有學集》卷四十六〈跋酒經〉一文說：

《酒經》一冊，乃絳雲樓未焚之書。五車四部，盡為六丁下取，獨留此經，天殆縱余終老醉鄉，故以此冊轉授遵王，令勿遠求羅浮鐵橋下耶？余已得修羅採花法，釀仙家燭夜酒，將以法傳之遵王。此經又似餘杭老嫗家油囊俗譜矣。①
下署「辛丑初夏」，即順治十八年（1661）。上距庚寅（順治七年，1650）十月初二日絳雲一炬，已十多年，而下距牧齋之逝則不過三載而已。

絳雲之火，牧齋曾說是「江左書史圖籍一小劫」。絳雲燼餘之物，大半為牧齋舉以贈其族曾孫錢曾（遵王，也是翁，1629-1701），《酒經》一冊，亦在其中。

〈跋酒經〉中對書的作者、版本、以及授受源流都沒有提及；但對於這些問題，二百多年來一些著名的目錄學家和藏書家，都已作出了詳確的考論②。這裏要指出的是，牧齋所藏，乃其門人毛晉（子晉，1599-1659）汲古閣影寫宋刊本。見過這個藏本的人曾說它：

字畫工整，烏絲欄極精，毛氏印纍纍，秘本目所謂每本費銀四兩者此類是也。③

* 謝正光，美國 Grinnell 學院歷史系教授。

①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以下簡稱《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46，頁1525。

② 〔清〕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影印《山右叢書初編》本），頁771。

③ 同前註。

現在通行的《酒經》，版本不少^④。但牧齋所藏，則尚未發現其踪影。從目錄版本學的角度來看，牧齋舊藏自是一個珍貴的實證，是可以斷言的。

至於《酒經》一書的內容，上卷述酒史及其有關故實，中、下卷分述製麴與造酒。對身處晚明的人來說，除了歷史意義之外，其實際作用可能不大。因為自明中葉以後，有關造酒、飲酒等等各方面知識的傳播，遠較前代為多且廣，而且各家著述又都切實可行、翔實可信，遠非《酒經》可比^⑤。

但牧齋這篇文長不到九十字的〈跋酒經〉，卻是頗堪玩味的文字。〈跋〉中所述，除了絳雲一炬和以燼餘的《酒經》舉贈遵王二事為當時實況外，所用和酒相涉的典故，都與仙佛有關。這些典故出處何在？和仙佛有何關係？牧齋本人對酒和仙佛的認知為何？似乎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本文擬討論者有數事：（一）牧齋之酒緣及其飲酒風尚；（二）牧齋詩中酒之「仙家酒」與「佛門酒」；（三）牧齋之仙佛緣；（四）酒與色。通過對此數事之了解，希望能稍窺牧齋平生心中之一大矛盾：一方面對現實世界之權位榮華作鏗而不捨的追求，一方面又對虛擬仙佛之境表達其近乎宗教之狂熱嚮往。在此兩極之間，牧齋始終徘徊，終竟不甘絕然棄此就彼。他晚年所撰詩文，自承多為「取出世間妙義，寫世間感慨」。所謂「出世間妙義」與「世間感慨」，對牧齋而言，應是相互依傍、二而為一、不容割裂之整體。

二、牧齋之酒緣及其飲酒風尚

錢牧齋嗜酒，終生樂此不疲。其撰為文字紀其事者，實始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與李流芳(茂宰，長蘆，1575-1629)於京師會試落第後，並馬南歸，路過魯南滕縣「貰酒看花」，時牧齋二十六歲；而終清康熙元年(1662)里居常熟虞山、於拂水山莊出嶺南友人遠道所寄贈荔枝酒與到訪之桐城詩人方文(爾止，龔山，1612-1669)

④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子目〉卷所列，即有五種，見該卷頁806。

⑤ 參鄭培凱：〈「金瓶梅詞話」與明人飲酒風尚〉，《中外文學》12卷6期（1983年11月），頁5-44；王春瑜：〈說酒與明朝政治〉，《明清史散論》（上海：知識出版社，1996年），頁80-91。

對飲，時牧齋已八十一歲。此二事相距之五十五年間，牧齋飲酒賦詩、賦詩飲酒，《初學》、《有學》集中，屢見不鮮，然則謂牧齋終生與酒結緣，實未為過。

《初學》、《有學》二集中所收以紀事為主的飲酒詩，約略有六十餘題一百多首（見附錄）。這些作品占所收詩的分量不算大，但既為牧齋對酒之自我表述，故對牧齋飲酒風尚自然提供了不少可貴的訊息。更難得的是：這些詩的題目明確地記錄了牧齋飲酒所涉的時、地、及人物。換言之，這些詩創作的時間、空間、及所參與的人物，三者之間都密切銜接，緊緊相扣，對了解牧齋的交遊有相當之補益。

以下就他所嗜的酒種和他平生的酒侶，作一具體之分析。

（一）牧齋所嗜之酒種

牧齋自早歲起，便屢得機緣遍嗜天下名酒。熟悉牧齋生平者，都知道他二十五歲自江南北上京師參加會試，往後近六十年中，或因科第、丁憂、罷遣、蒙召、訟獄，先後往返於江南與京師之間者達十數次^⑥。牧齋之得嗜遍大江南北之名酒，應和他的政途經歷大有相關。

自明中葉以來，酒分南北，猶畫之有南宗北宗。至遲在牧齋出生前五十多年，已有人將此說法著於文字。隆慶間人馮時化（應龍，與川，1526-1569）撰《酒史》六篇，其中〈酒品第二〉便說：

酒自儀狄杜康始造，厥後作者日繁，愈出愈奇。南方多糯米，北方多黍米。為品不一。^⑦

馮氏以釀酒原料來區分酒之南北，指出南酒多以糯米釀製，味偏甜^⑧。這恰是牧齋對南酒興趣不高的原因：

我飲非大戶，頗自嫌甜酒。^⑨

他對家鄉的「吳酒」，甚至表示厭惡：

^⑥ 參金鶴沖：《錢牧齋先生年譜》（民國二十一年鉛印本）有關各條。

^⑦ [明]馮時化：《酒史》，收入楊家駱主編：《藝術叢編第一集·飲饌譜錄》（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6。

^⑧ 同前註。

^⑨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後飲酒七首〉其七，《牧齋初學集》（以下簡稱《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8，頁257。

吳酒負虛名，往往煩餉饋。餽糟與啜醜，委頓非吾志。^⑩

牧齋以南人而偏嗜北酒，曾有詩說：

苦愛北酒佳，芳香入夢寐。^⑪

他的摯友程嘉燧（孟陽，松圓，1565-1643）也是南人而嗜北酒。牧齋有詩說：

昔與程孟陽，閒窗較酒品。屈指北酒佳，西笑忘食寢。^⑫

北酒之中，直隸河間的刁酒給牧齋留下過深刻的印象。天啓初年，他罷官南歸，離京前夕，得友人以刁酒相贈，使他久久感念不忘。及過河間，又承當地縣令餉之以刁酒，牧齋賦詩紀其事云：

刁酒沾唇味許長，河間才得一杯嘗。儂家酒譜卿知不？記取清甘滑辣香。

北酒盈尊菜滿盤，每因西笑憶長安。如今又想南茶喫，悔擲槍旗上馬鞍。^⑬

第一首落句說刁酒的佳處在「酒甘滑辣香」，第二首則將南茶比北酒，都堪注意。兩詩詞意兼優，乾隆大事禁燬牧齋著作之際，阮葵生（寶誠，號吾山，1727-1789）毫不避忌將此題第二首錄於所著《茶餘客話》之中^⑭，不為無因。其書於嘉慶至光緒間，且得反覆刊刻。這自然都是後話了。

刁酒原為北宋大內御酒。其後方為河間一刁姓人家所得，因以得名。錢曾注此詩追溯刁酒源於趙宋建國之前：

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汴造酒，宋內庫循用其法。京師御酒，掌之內

局，法不傳于外。燕市酒人，獨稱南和刁酒為佳，蓋因賈人之姓而得名也。^⑮

也許是因為刁酒聲名之盛，京師酒商便常以假刁酒充數。牧齋有詩詠當時「長安多美酒」，卻說「刁酒非沼水，味薄甜如錫」^⑯，正是此意。

牧齋對北酒中的滄酒亦讚不絕口。崇禎元年(1628)，牧齋因枚卜案被「革職待罪」，翌年始獲釋。此乃牧齋在明末政途上一大打擊。六月，自北南旋，有〈後飲酒七首〉組詩，第一首敘其於滄州沽酒事，亦紀實也：

⑩ 同前註，卷4，〈金壇于潤甫釀五加皮酒為南酒之冠潤甫與繆仲醇友善仲醇善別酒釀法蓋得之仲醇今年潤甫釀成損餉而仲醇亡矣賦四十二韻奉謝并悼仲醇〉，頁138。

⑪ 同前註。

⑫ 同前註，卷7，〈飲酒七首〉其七，頁208。

⑬ 同前註，卷1，〈佟宰餉刁酒戲題示家純中秀才〉，頁25-26。

⑭ 〔清〕阮葵生：〈名酒〉，《茶餘客話》（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20，頁599。

⑮ 《初學集》，卷1，〈佟宰餉刁酒戲題示家純中秀才〉，頁25。

⑯ 同前註，卷7，〈飲酒七首〉其三，頁205。

停燒買滄酒，但說孫家好。酒媪爲我言，君來苦不早。
 今年酒倍售，酒庫已如掃。但餘六長餅，味甘色復縹。
 儲以嫁嬌女，買羊會鄰保。不惜持贈君，君無苦相黜。
 塗潦泥活活，僮僕手持抱。鄭重貯船艙，暴富似得寶。
 明燈吐新花，夜雨響秋草。君如不快飲，負此酒家媪。^{①⑦}

此詩敘事述人，親切可喜，又不事雕飾，在牧齋詠酒諸篇什中，應列上品。

牧齋當日自滄州孫家酒媪所購得的六餅佳釀，果如詩中所說那樣「鄭重貯船艙」，一路掛帆南下。舟中復賦〈滄州歌〉一首，寄語與他同在北京獲罪、比他先行返回虞山的門生瞿式耜（伯略，起田，稼軒，1590-1650）說：

君初別我新折柳，歸帆約載長蘆酒。今我南還又早秋，也沽滄酒下滄州。
 輕舟一葉三千里，長瓶短甕壓兩頭。與君去國如去燕，一水差池不相見。
 滄州蘆花如雪披，滄水東流無盡期。滄州好酒瀉醜白，照見行人鬢上絲。
 東泉秋清月舒彩，西湖採蓮歌欸乃。期君開懷酌滄酒，醉拉程生戲墨海。^{①⑧}

詩中「輕舟一葉三千里，長瓶短甕壓兩頭」，不就是前引詩裏孫家酒媪告以「鄭重貯船艙」的寫照嗎？結韻「期君開懷酌滄酒，醉拉程生戲墨海」。程生，指上文所及之程嘉燧，工詩善畫。可見相期在虞山共飲滄酒的還有也是南人而嗜北酒的程孟陽。

明中葉以後之所謂北酒，主要指北直隸轄下河間、保定、大名三府所產。除牧齋特別喜愛的刁酒及滄酒外，尚有易酒、魏酒；也包括山西蒲城的桑落、汾州的羊羔。甚至如來自西北的葡萄酒，凡在京師可沽得的，有時也被泛指爲北酒^{①⑨}。

牧齋詩中對北酒也有寬嚴之別，並無一致的說法。前引〈飲酒七首〉組詩第三首提刁酒、易酒、魏酒：

長安多美酒，酒人食其名。酒旗蔽馳道，車轂相摩爭。
 刁酒非沼水，味薄甜如飴。易酒釀天壇，市沽安得清。
 魏酒稍芬芳，勁正乖典型。^{②⑩}

第四首則提及羊羔、葡萄、桑落：

羊羔產汾州，葡萄釀安邑。刁賈主人名，桑落應候出。

①⑦ 同前註，卷8，頁253。

①⑧ 同前註，卷8，〈滄酒歌懷稼軒給事兼呈孟陽〉，頁242。

①⑨ 同前註，卷7，〈飲酒七首〉其三、其四，頁205-206。

②⑩ 同前註。

一一走京華，種種煩置驛。肩荷慮顛躓，車馳或汎溢。

抱攜如懷繡，登頓敢奔汨。一夫致一罌，一石數金直。^⑲

兩詩也透露出晚明北京販酒業的興旺：「酒旗蔽馳道，車轂相摩爭」；「一一走京華，種種煩置驛」；「一夫致一罌，一石數金直」，指的都是京師中的北酒。至於北直隸三府以外的北酒，如平原酒及山東德州酒，牧齋也喜愛，且都視之為「北酒」。

上文說到牧齋對南酒厭惡。但南酒之中，也有牧齋所喜愛者，此則江蘇金壇之所產也。牧齋詩云：

屈指北酒佳，西笑忘食寢。南酒推金壇，甘香比桑葢。

于公知我好，載送似給康。^⑳

「金壇」所產佳釀何所指？「于公」者，又是誰人？《初學集》卷四所收的一首五言古詩的詩題對此均有解答：

金壇于潤甫釀五加皮酒為南酒之冠。潤甫與繆仲醇友善。仲醇善別酒，釀法蓋得之仲醇。今年潤甫釀成損餉，而仲醇亡矣。賦四十二韻奉謝，並悼仲醇。^㉑

詩題所涉二人：于潤甫，生嘉靖四十二年(1563)，有兄名玉立，字中甫，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潤甫七十及八十生辰，牧齋分別為撰壽序（見《初學集》卷三十七），述于氏兄弟之仕途及二人私輩與牧齋交往事^㉒。繆仲淳，名希雍，與牧齋同里。《明史》稱其「精通醫術，治病多奇中」，著《本草單方》一書，行於世^㉓。而牧齋自承嘗以晚輩與于玉立、繆希雍、及常州沈應奎、長興丁元薦等為友，同「以節概意氣相期許」。仲淳信佛，嘗侍紫柏大師（達觀真可，1543-1603）。其手寫之《紫柏全集》，後歸牧齋^㉔。可見于玉立之弟潤甫得五加皮釀法於繆希雍，復屢以佳酒贈牧齋，蓋皆有因緣者存焉。

^⑲ 同前註。

^⑳ 同前註，卷7，〈飲酒七首〉其七，頁208。

^㉑ 同前註，卷4，頁138。

^㉒ 〔清〕張廷玉等撰：〈于玉立傳〉，《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0冊，頁6157。

^㉓ 同前註，第25冊，〈李時珍傳附〉，頁7653。

^㉔ 《初學集》，卷84，〈書鄒忠介公賀府君墓碑後〉，頁1770；《有學集》，卷21，〈紫柏尊者別集序〉，頁873。王應奎稱仲淳：「重氣節，嫻經濟，為一時豪士，不特精於岐黃術也。」見《柳南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12。又，《牧齋外集》卷三〈馬生醫旨序〉稱仲醇「雅負絕學」。案：牧齋稱希雍為仲淳，或仲醇，並不統一。

牧齋此詩長達四十二韻。篇首直言北酒之佳及南酒之劣，並以酒之惡劣，比之於人，「惡酒如惡客，其性悍而驚」、「甜酒如小人，其性柔且遲」。繼述于氏自金壇送酒至虞山，牧齋聞訊後急不及待的心境：

朝來送酒人，遠自金壇至。未暇潔尊罍，先呼擊泥埴。^⑳

牧齋隨即將金壇五加皮與其他南酒比較：

黃柑洞庭春，雲露石湖貴。猶嫌金醴薄，不羨松花細。^㉑

「洞庭春」和「松花酒」均取典東坡詩，遵王已注出，都是南酒中上乘之品。

接著，牧齋說出他對此酒的感受：

肅如見君子，寒清沁心肺。藹如近美人，光風汎腸胃。

雲陰解翳駁，鶯花見明媚。喧如踏春陽，冷如坐月地。

頭風愈眩運，末疾起重腿。螟蛉息嘲啁，雷霆斷驚悸。^㉒

以「美人」、「鶯花」、「春陽」、「雷霆」來形容此酒，牧齋之酷愛于家所釀，可以無疑矣。

如此佳釀，自然必須好好保存：

丁寧戒室人，此物吾所嗜。升合謹斟酌，朝夕手封閉。

頻頻看甕面，促數滌飲器。不畏大戶嗤，但恐後車匱。^㉓

詩末敘牧齋與此酒釀方之始創者繆仲醇之相交：

我友繆仲醇，別酒號渠帥。生平家人產，強半營酒事。

勁正本式法，清濁剖涇渭。酒家有南董，此翁庶無愧。^㉔

《明史》稱仲醇精岐黃，著有《本草單方》，則仲醇所製，或不僅為一般之佳釀，且為對身體有益之「補酒」耶^㉕？牧齋譽仲醇為酒中之「南董」，及仲醇物故，牧齋便不得不發「一朝歸黃壤，酒鎗閉空筥」之歎了！

牧齋以南人而好北酒，是否只是個人的品味問題？此事暫按不表。以下先討論牧齋生平的酒侶。

^⑳ 《初學集》，卷4，頁138。

^㉑ 同前註。

^㉒ 同前註。

^㉓ 同前註，頁138-139。

^㉔ 同前註，頁139。

^㉕ 《明史》，第20冊，頁6157。

（二）牧齋之酒侶

《初學集》卷六〈三疊韻謝菟姑太僕送酒〉有句云：

顧影陶潛惟有一，揮盃李白不成三。^{③③}

此寫獨酌之孤寂，明出陶潛、李白。陶詩既云「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③④}，又自承「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③⑤}。至李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③⑥}，則更是千古名句了。

但牧齋寫失群獨酌之詩，在詩集中究竟是不多見的。牧齋述飲酒，大都是與別人對飲、泥飲，有時甚至是聚眾轟飲、縱飲。詩集中六十多題「飲酒敘事詩」之題目本身可證。易言之，牧齋雖嗜酒，然有酒而無侶，終不為牧齋所認可。

牧齋平生酒侶，當以其科第廩仕中之師友門生為多。至如終身不涉官場之湖海知交，及與其逢場作興之紅粉知己，自亦不少，本節所論以第一類為主。

牧齋在科第仕宦途中所認識嗜酒者大不乏人。〈飲酒詩七首〉所記於天啓元年(1621)及三年(1623)先後於河北吳橋及山東滕縣共飲之范景文(夢章，質公，1587-1644)^{③⑦}，即其中一人。〈飲酒〉第一首開篇云：

昔與范郎飲，班荆剪葵韭。(天啓辛酉過吳橋，飲范質公齋中，質公時為吏部郎。)家醞清且甘，汪汪照尊缶。^{③⑧}

天啓元年辛酉(1621)，牧齋四十歲。是年往浙江任鄉試正考官，同年還朝。范景文為河北吳橋人，牧齋路過與范氏共飲自是實事。詩中又說「深談復淺酌，日景移卯酉」。談的自不能與朝政無關，蓋詩續云：「去年遺我書，勸我勿淹入。」是范景文嘗勸牧齋避免捲進政爭的漩渦。

但牧齋還朝後，終被訐告在浙任考官時有通關節之嫌，將起大獄。翌年獄始

③③ 《初學集》，卷6，頁200。

③④ [晉]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飲酒二十首〉其七，《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3，頁90。

③⑤ 同前註，〈飲酒二十首序〉，頁86。

③⑥ [唐]李白撰：〈月下獨酌四首〉，《李太白詩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四部備要》本，第440冊），卷23，頁2。

③⑦ 范景文平生，見《明史》，第22冊，頁6834。所著《文忠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34冊）。

③⑧ 《初學集》，卷7，頁205。

解，牧齋亦蒙「失察奪俸」之懲罰，於天啓三年(1623)稱疾南歸，路過山東德州再訪范景文於其別業，憶記二人吳橋對飲，遂已三年，於是有上錄〈飲酒〉之作。

〈飲酒〉第二首，則記二人山東德州對飲事。時值牧齋罷官南歸，詩中當不能無憤懣之意。詩云：

閒聞桑者園，在彼官道旁。(桑園在德州東界，為范質公別業。)衰柳疎屋宇，落帆到門牆。
主人開酒甕，延我坐草堂。酒面如故人，別久色微蒼。
停杯相顧視，斟酌彌芬芳。別君三年來，世故難忖量。
市朝塵屢生，滄海波再颺。豈知尊中物，猶能保故常。
驛馬鳴路歧，斜日照西廊。珍重故人酒，且復盡一觴。^{③⑨}

詩中「酒面如故人，別久色微蒼」、「市朝塵屢生，滄海波再颺」，皆寫今昔之感，但「豈知尊中物，猶能保故常」、「珍重故人酒，且復盡一觴」則見「無常」之中，亦自有常。時牧齋已入壯年，而宦途連蹇，此詩亦稍足觀之。

范景文於明亡時以身殉國^{④⑩}，與牧齋作出不同的抉擇，今存范氏《文忠集》遂無一字及牧齋^{④⑪}。明亡前二人往來密切之迹，以及種種複雜的關係，我在他處已有較詳細的論述^{④⑫}，茲不贅。

上文敘牧齋於崇禎元年自北南旋，停舟河北滄縣孫家購得上佳滄酒六長餅，因作〈滄州歌〉贈瞿式耜。式耜，牧齋之另一政途上重要之酒侶也。

式耜與牧齋同里，自幼從牧齋讀書，稱門生焉。前已述及稼軒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舉進士後，先任職地方，後奉調北京，在崇禎朝中與其師同躋同起。崇禎二年(1629)，稼軒罷官，牧齋作七言長歌送行：

門外天涯未易談，江南路在潞河南。同時放逐君先去，異地羈留我不堪。
聖世辨奸難曲筆，清時養晦忍抽簪。車回峻阪何須九，肱折良醫不憚三。
戎馬生郊還國恥，班行失士豈吾慚。琴心靜向弦中理，棋勢全於局外諳。
秋卷蠅頭溫諫牘，春燈龍尾夢朝參。排風獵獵旋飛鷁，蓄火溫溫養浴蠶。

③⑨ 同前註，頁205。

④⑩ 《明史》，第22冊，頁6834。

④⑪ 同前註。

④⑫ 謝正光：〈楚雲：余懷《三吳遊覽志》解讀示例〉，宣讀於“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etic Thought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Yale University, May 1-4, 2003。

木落破山尋古寺，花深拂水看晴嵐。樵頭船裏新茶竈，折腳鐺邊舊佛龕。
酒熟泉香無別事，書淫傳癖有同耽。師丹老去身多忘，孫叔年來寢正酣。
何日二童還一馬，相期斗酒共雙柑。客中送客正惆悵，破涕裁詩又作慙。^{④③}

詩中「酒熟泉香無別事，書淫傳癖有同耽」、「何日二童還一馬，相期斗酒共雙柑」，知師生於政途上為同志，於生活消閑上亦有同好。

及稼軒五十初度（崇禎十二年，1639），牧齋有長歌祝壽，收篇四句，道出師生同甘苦、共醉樂：

與君酌酒莫逡巡，紛紛朝市又生塵。夜露未晞賓既醉，人間已有爛柯人。^{④④}

前此數載，牧齋、稼軒因縣人張漢儒告訐其居鄉不法，師徒一同自虞山赴急徵，抵北京，即同被下刑部獄，二人先後有詩紀其事。自經憂患，情志益堅。牧齋〈早發雄縣次稼軒韻〉詩中稍可見之：

畿南赤縣夕烽連，邊鄙曾蒙胡虜憐。枯賦蕭條仍禹貢，桑林焦灼又湯年。

作霖誰副與雲望？繁露空繙致雨篇。何日南山理蕪穢，荷鋤同種豆萁田。^{④⑤}

結句「何日南山理蕪穢，荷鋤同種豆萁田」，明言欲歸隱意。是時牧齋五十六歲，稼軒四十八歲。越七載，崇禎自殺身亡。隔年，清兵南下，牧齋身預迎降之列，稼軒則與滿人轉戰於西南，終而以身殉國。然則當日同隱南山之志固未償，而師生二人之出處又相歧至此，則絕非當年於京師同作階下囚時所可始料者也。

然牧齋與稼軒在晚明往還之密，亦尚有待揭明之者，此則稼軒自崇禎十二年乙卯至十七年甲申之六載間，每歲除夕必與其師守歲唱和一事也。即柳如是於崇禎十三年訪牧齋於半野堂後，亦復如此。茲事足證稼軒對乃師之尊敬，且為歷來論錢、瞿、柳三人關係者所未及。故不辭煩瑣，表而出之。

考稼軒嘗謂「余素不嫻於詩，而最喜吟詩」^{④⑥}。平生所作不多，然《瞿式耜集》中所收與牧齋有關之作則頗可觀。其次牧齋韻者，卷一之中即達十六題，為篇三十餘章。

稼軒和牧齋諸題中最具興味者莫如〈除夕次韻〉、〈元日次韻〉二題。考牧齋之

④③ 《初學集》，卷7，〈送瞿稼軒給事南還三疊前韻〉，頁208-209。

④④ 同前註，卷15，〈題陸叔平滄桑對奕圖贈稼軒五十初度〉，頁526。

④⑤ 同前註，卷11，頁384。

④⑥ 〔清〕瞿式耜：〈獄中憶梅雜詠跋〉，《瞿式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77。

原唱見《初學集》卷十八〈東山詩集〉一，題作〈庚辰除夜偕可東君守歲我聞室中〉：

除夜無如此夜良，合尊促席餞流光。深深簾幕殘年火，小小房櫳滿院香。

雪色霏微侵白髮，燭花依約戀紅粧。知君守歲多佳思，欲進椒花頌幾行。^{④7}

詩後附柳如是〈次韻〉云：

合尊餞歲羨辰良，綺席羅帷卷曙光。小院圍爐如白晝，兩人隱几自焚香。

綦窗急雪催殘漏，照室華燈促艷粧。明日珠簾侵曉卷，鴛鴦羅列已成行。^{④8}

牧齋此題之後爲〈辛巳元日〉：

新年轉自惜年芳，茗椀薰爐帶曲房。雪裏白頭看鬢髮，風前翠袖見容光。

官梅一樹催人老，宮柳三眠引我狂。西蹟籃輿商浦濯，春來只爲兩人忙。^{④9}

柳如是〈元日次韻〉亦附見：

簾蕪新葉報芬芳，彩鳳和鸞戲紫房。已覺綺窗迴淑氣，還憑青鏡縮流光。

參差旅鬢從花妬，錯莫春風爲柳狂。料理香車並畫幟，翻鶯度燕信他忙。^{⑤0}

緣柳氏之初訪牧齋於半野堂，在庚辰仲冬。故二人於是年除夜一同守歲，并賦詩唱和，「乃牧齋平生最快心得意至死不忘之時也」，毋怪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對上錄諸詩大加重視^{⑤1}。

牧齋與柳如是於庚辰除夜在虞山守歲，瞿稼軒縱或未身與其間，然得讀錢、柳之唱和，且分別有次韻之作，則確然無疑。陳先生當年僅見道光間所刻《瞿忠宣公集》，或因其書所收未及今本《瞿式耜集》爲全，故未引錄瞿作。

稼軒〈除夕次韻〉云：

又將景美共辰良，宿火新篋接曙光。暖意暗歸村柳上，冰條斜發野梅香。

溪雲破臘偏凝黛，春岫浮煙鬥曉妝。終歲閑愁消此夕，燭花何事淚成行？^{⑤2}

單從遣詞而論，稼軒和作似更近柳氏所撰，蓋「辰良」、「曙光」、「成行」等詞，均二人所共用。

④7 《初學集》，卷18，頁622。

④8 同前註。

④9 同前註，頁622-623。

⑤0 同前註，頁623。

⑤1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冊，頁565-570，對錢、柳唱和有深入之討論。

⑤2 瞿式耜：《瞿式耜集》，頁182。

稼軒和牧齋〈辛巳元旦〉題作〈元旦次韻〉：

休論攬勝與攀芳，隨意松寥共竹房。戶小偏宜諳昔酒，心閑作計答流光。

收書蓄畫消貧癖，坐石看山類醒狂，春色從頭排日過，溪花應笑為誰忙。⁵³

稼軒另有〈再疊除夕元旦韻〉二首⁵⁴，均此年和牧齋者，茲從略。

瞿稼軒於柳如是來歸牧齋伊始，即與老師及「新師母」唱和。陳寅恪書中屢稱稼軒為「柳黨」，且謂「即牧齋門下士中，凡最與瞿稼軒有關者，俱為同情河東君之人」⁵⁵。論誠不虛。上錄稼軒和詩，實為陳說上佳之佐證。

稼軒於明亡前為牧齋序刻《初學集》。不二年而牧齋遂因迎降事而為時流所詬罵。然稼軒獨以「特厚之人，不獨寬諒牧齋之晚節，而尤推重河東君」⁵⁶。蓋論者早已指出稼軒自「少年連染於牧齋之習氣」⁵⁷。然則二人當年同官北京時，均嗜北酒而惡南釀，特其中之一事耳。

關於牧齋之酒侶，下文將續有考述。現在先討論牧齋以南人而嗜北酒一事之涵義。

余疑個人品味之外，牧齋偏愛北酒，實與其政途之經歷有關。質言之，長安之酒，所象徵者乃當日世間最尊榮之權位也。按之實情，亦惟官高爵尊者始能攬得佳釀。牧齋詩有云：

一夫致一罌，一石數金直。愛惜閤馨香，收藏辟風日。

封題復再拜，輦輸權貴室。⁵⁸

明言欲得佳釀，必須追求官位。牧齋對己身「不獨戀官爵，兼亦為酒累」⁵⁹，坦言不諱。換言之，仕途之順暢與得佳釀而飲之，是二而一的。必明乎此，始足以解讀牧齋〈飲酒〉中之第五章：

世多愛官者，不復知酒旨。亦有愛酒者，不暇計官美。

⁵³ 同前註。

⁵⁴ 同前註。

⁵⁵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冊，頁548。

⁵⁶ 同前註，上册，頁41。

⁵⁷ 同前註。

⁵⁸ 《初學集》，卷7，〈飲酒七首〉其四，頁206。

⁵⁹ 同前註，卷4，〈金壇于潤甫釀五加皮酒為南酒之冠潤甫與繆仲醇友善仲醇善別酒釀法蓋得之仲醇今年潤甫釀成損餉而仲醇亡矣賦四十二韻奉謝并悼仲醇〉，頁138。

愛酒令人狂，愛官令人鄙。腸爛飲不休，漏盡宦不止。
 耆酒與貪官，皆可令人死。我本愛官人，侍郎不為庠。
 我亦愛酒人，致酒每盈几。今年命大繆，官罷酒亦恥。
 長嘯謝都門，斯可以去矣。^{⑥⑩}

「我本愛官人，侍郎不為庠。我亦愛酒人，致酒每盈几」。遣詞抒懷之率直，了無掩映之態，集中他作，恐無逾於此者矣。

同題第七首，所言亦相類似：

自從來長安，市酒類拾瀋。還憶良常醴，如饑思得飪。
 美酒不博宦，吾計久已審。況乃官又罷，頌繫受淒凜。
 已矣歸去來，無為歎苒荏。多乞于家酒，細與程生飲。^{⑥⑪}

上錄兩詩反覆說明了牧齋以北酒為人世權位榮華之最高象徵。牧齋之偏嗜北酒，正透露了他對這種榮華之嚮往與追求。但第七首則明言，既然官已罷了，便不如早日南歸，蓋南方雖佳釀不多，仍有金壇于家所製之五加皮，可與程孟陽共醉。且「官位」操之於人，而「飲酒」則操之於己，兩者皆失，則又何必？故牧齋詩「官罷門閑猶自可，酒乾壺盡更難堪」^{⑥⑫}不徒自解，亦見其對世情之洞達。

再者，牧齋對南酒之「厭惡」，至云「餽糟與啜醜，委頓非吾志」，恐亦非僅為個人品味所關。蓋牧齋累於詩中以酒喻人，給酒賦予「人格」，如：

酌酒如見君，無為苦相憶。^{⑥⑬}

又如：

別後長相憶，此酒似我友。^{⑥⑭}

此皆言好酒如好友。反言之，惡酒便自然與惡人無異了。牧齋詩有發此意者，其言曰：

惡酒如惡客，其性悍而驚。撐腸芒角起，薄喉爐炭熾。
 甜酒如小人，其性柔且遲。口吻滋嘖嘖，關高長脂膩。

⑥⑩ 同前註，卷7，頁207。

⑥⑪ 同前註，卷7，頁208。

⑥⑫ 同前註，卷6，〈三疊韻謝藐姑太僕送酒〉，頁200。

⑥⑬ 同前註，卷8，〈後飲酒七首〉其三，頁255。

⑥⑭ 同前註，卷7，〈飲酒七首〉其一，頁205。

我性與之違，何能強周比。⁶⁵

詩中所言「性柔且遲」、與小人無異之甜酒，正是南方所產。和牧齋所稱讚「清甘滑辣香」⁶⁶之刁酒，相去何能以道里計？

但牧齋所厭惡者，恐怕不止南方所產性近「小人」之甜酒；他所懷恨的，也許尚有南方所產而在晚明弄權誤國之「小人」政客。

考牧齋得第入仕之後，兩度官位高攀之際，出而阻擋其前路者，一為溫體仁（長卿，圓嶠，？-1638）⁶⁷，一為周延儒（玉繩，挹齋，1588-1644）⁶⁸，此治晚明史者所熟知。溫為浙江烏程人，而周則籍隸江南宜興，兩地皆以產甜酒著名。牧齋因溫、周之故而遷怒甜酒，亦常理中事。明乎此，則牧齋敘說當日京師所售之假冒刁酒（「刁酒非沼水」），其「味薄甜如錫」，所謂「薄」者、「甜」者，恐即牧齋心目中之溫體仁與周延儒，當日以南人居高位之「假冒北酒」也。

反觀牧齋在晚明政壇之同道，則大皆為江淮以北之人物。前舉之籍隸河北吳橋之范景文外，如孫承宗（稚繩），河南高陽人⁶⁹；盧世淮（德水），山東德州人⁷⁰，皆與牧齋共去留。然則牧齋愛北酒而惡南釀，當亦不能無所寓意焉。

三、牧齋詩中之「仙家酒」與「佛門酒」

牧齋詩中除「長安美酒」外，亦多有言及「仙家酒」與「佛門酒」者。今分別舉例說明之。

《有學集》卷十二〈圯橋行贈趨庭李太公夫婦八十燕喜〉詩結句云：

⁶⁵ 同前註，卷4，〈金壇于潤甫釀五加皮酒為南酒之冠潤甫與繆仲醇友善仲醇善別酒釀法蓋得之仲醇今年潤甫釀成損餉而仲醇亡矣賦四十二韻奉謝并悼仲醇〉，頁138。

⁶⁶ 同前註，卷1，〈佟宰餉刁酒戲題示家純中秀才〉，頁25-26。

⁶⁷ 溫體仁，見Donald Potter所撰，收入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 II, pp. 1474-1478。

⁶⁸ 周延儒，見Albert Chan所撰。同前註，Vol. I, pp. 277-279。

⁶⁹ 《初學集》，卷14，〈戊寅九月初三日奉謁少師高陽公於里第感舊述懷即席賦詩八章〉，頁502-507；卷30，〈少師高陽公奏議序〉，頁891-893；卷47，〈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公行狀〉，頁1160-1238。

⁷⁰ 同前註，卷11，所收贈盧氏詩各題。

當歌若話滄桑事，便勸仙人酒一杯。^{⑦①}

遵王注引葛洪《神仙傳》云：「方平語蔡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當以水和之。』」^{⑦②}

神仙所賜之酒，出自天廚，味太醇而須以水和之，飲之者必延年益壽無疑，故祝壽詩以此典為結章。牧齋於詩前序有云：

予方以八十衰老，戒人稱壽，卻破例作此詩。^{⑦③}

知牧齋以八十之人，為八十歲之李氏夫婦作詩頌壽，事誠巧合。惟前此數年，牧齋及柳氏已釀成天酒（見下文），知其八十歲之前，已得飲「仙酒」以祈求延年益壽矣。

牧齋壽丁繼之七十詩，亦用仙家酒典。《有學集》卷五〈壽丁繼之七十四首〉其四云：

白下藏名七十年，笛牀燈舫博樓前。襟懷天下三分月，囊篋開元半字錢。

蔭藉金張那可問，經過趙李總堪憐。麻姑送酒拚同醉，且作人間狡獪仙。^{⑦④}

結句「麻姑送酒」，遵王注亦引葛洪《神仙傳》：

麻姑擲米如真珠，方平笑曰：「姑故少年，吾老矣，不喜作狡獪變化也。」^{⑦⑤}

「仙家酒」亦寓凡間之年光流逝快速之意。《有學集》卷十二〈和竹廊題壁二首〉其二之作意亦同：

轉蕙光風正發春，藤梢橘刺任他新。碧桃花外看三劫，白酒缸中記一塵。

劍動隨身成羽翼，書藏複壁當比鄰。東山莫話仙源事，漁父來時不是秦。^{⑦⑥}

遵王注「白酒缸中記一塵」句引王象之《輿地紀勝》：

東林山在歸安縣，上有祇園寺，頂有浮圖。昔呂洞賓以石榴皮題詩云：「西鄰既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即東林沈氏之故居也。^{⑦⑦}

然牧齋此詩命意，則有非讀其原題不足以盡解之者：

⑦① 《有學集》，卷12，頁568。

⑦② 同前註。

⑦③ 同前註，頁567。

⑦④ 同前註，卷5，頁184。

⑦⑤ 同前註，頁185。

⑦⑥ 同前註，卷12，頁610。

⑦⑦ 同前註。

拂水竹廊下有石城學人題壁云：「辛丑冬日過此，追憶二十年舊遊，口占二首，牧翁先生見而和之，勿令埋沒苔蘚中也。」感其雅意，依韻遙和，他日以示茂之諸子。⁷⁸

辛丑即順治十八年(1661)，牧齋年八十。石城學人，待考。據上引遵王注，則牧齋以其拂水山莊比作呂洞賓曾以石榴皮題詩之東林沈氏之故居無疑。而牧齋「白酒缸中記一塵」句，與呂洞賓詩中「白酒釀來緣好客」，則皆昔人所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意也。

仙家之酒最爲牧齋頌美者，殆莫若唐人小說中所記「瑞露之酒」，蓋以此酒釀於百花之中，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葉，形類盃。折花傾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名狀⁷⁹。

牧齋描述用以釀製此酒之百花頗詳，似牧齋眞曾見其花且嗜其酒。然牧齋其初不過自唐人小說〈嵩岳嫁女記〉得知此酒，自承「讀之每欣然流涎，又付度以爲寓言無是事」⁸⁰。《有學集》卷十〈戲咏雪月故事短歌十四首〉其九〈嵩岳嫁女〉即詠此仙家瑞露之酒：

仙家花燭世希有，書生相禮群眞後。嵩山移作桂輪宮，燭夜花傾數巡酒。

莫道人間隔幾塵，市朝陵谷頗相聞。開元天子來何晚，爲敕龍神蕩殺氛。⁸¹

「開元天子來何晚」句，遵王引《纂異記》中所載漢、唐二朝太平盛世之主與穆天子在嵩岳群仙會中所目覩二書生與仙女成婚之故事曰：

田璆、鄧韶，元和癸巳歲中秋望夕，出建春門，望月于別墅，有二書生揖行，至一境，曰：「今夕中天群仙會於茲岳，請以知禮導升降。」言訖，見直北花燭互天。書生命璆、韶拜，夫人各賜薰髓酒一盃。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於是引璆、韶于群仙之後。俄有一人駕鶴而來，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而下，曰：「李君來何遲？」曰：「爲敕龍神設水旱之計，作彌淮蔡，以殲妖逆。」書生謂璆、韶：「此開元、天寶太平之主也。」未頃，穆天子來，環坐而飲。俄有四鶴立于車前，載仙郎并相者侍者。有仙女捧玉箱，托缸箋筆硯而至，請催粧詩。詩成，玉女數十引仙郎入帳，召

⁷⁸ 同前註，頁609。

⁷⁹ 同前註，卷20，〈小山堂詩引〉，頁854。

⁸⁰ 同前註。

⁸¹ 同前註，卷10，頁501。

璆、韶行禮。禮畢，夫人命符卿等引還人間。折花傾酒，步步惜別。出來時，行四五步，已失所在。惟見嵩山嵯峨倚天，及還家，已歲餘矣。⁸²

牧齋詩中亦言「佛門酒」。《有學集》卷四〈朱五藏名酒肆，自號陶然。余爲更之曰逃禪。戲作四小詩〉第二、三首云：

布袋爲世界，米汁是好友。會逃彌勒禪，肯醉聲聞酒。

投壺笑玉女，採花嗔嚙友。且逃天宮禪，莫釀修羅酒。⁸³

米汁即佛酒。遵王注「米汁是好友」引杜陵〈飲中八仙歌〉：「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黃鶴《千家註》曰：「蘇晉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晉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常于市中飲酒食豬首，時人無識之者。」⁸⁴

可見牧齋之言「佛門酒」，亦有出處。至第四首結句所及之「修羅」，牧齋晚年詩中累及之矣：「宵來光怪橫甲兵，彌天倒瀉修羅雨。」⁸⁵；「天公憐我扶我老，酒經一卷搜取修羅宮」⁸⁶；「君不見修羅釀酒作酒漿，規取日月爲耳璫」⁸⁷；「江風吹落仙音譜，似拂修羅琴上絃」⁸⁸；「祈住修羅宮，石扉屹雙峙」⁸⁹。

「修羅」，即佛阿修羅。遵王引《翻譯名義集》釋之云：

阿修羅採四天下華，醞于大海。魚龍業力，其味不變。嚙妬誓斷，故言無酒。⁹⁰

再者，牧齋詠非凡間之酒，多仙佛並舉。乃知牧齋所信仰者，實可稱之爲一「滿天仙佛」之世界。

《有學集》卷八〈示藏社介丘道人兼識卮神降語〉詩云：

長干藏社結長期，雪柱冰稜扣擊時。橫掃葛藤談滿字。（匡山雪藏詔師。）細尋行墨

⁸² 同前註，頁501-502。

⁸³ 同前註，卷4，頁171-172。

⁸⁴ 同前註，頁172。

⁸⁵ 同前註，卷9，〈和些菴和尚補山堂歌〉，頁427。

⁸⁶ 同前註，卷10，〈酒逢知己歌贈馮生研祥〉，頁477。

⁸⁷ 同前註，〈乳山道士勸酒歌〉，頁479。

⁸⁸ 同前註，卷11，〈讀豫章仙音譜漫題八絕句呈太虛宗伯并雪堂梅公古巖計百諸君子〉，頁522。

⁸⁹ 同前註，卷12，〈贈歸玄恭八十二韻戲效玄恭體〉，頁596。

⁹⁰ 同前註，卷9，〈採花釀酒歌示河東君〉，頁451。

問三伊。(善德易伊問師。)並舟分日人皆見，兩鏡交光汝莫疑。珍重天宮催結集，
捷錘聲已報須彌。(有神降乩云：速完經疏，天堂報汝。)⑨①

此詩所用典、所詠事，多與佛教有關，遵王注已一一考出。惟詩之末句自注中乃言「有神降乩」（題中亦曰「兼識乩神降語」），此則道家之術矣。夫以道術傳語佛門中人，促其完成佛經之疏，以便早日得天堂之報。此非佛道合一之明證耶？

牧齋對「佛道合一」多所認同，曾作解釋說：

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人之情。倣化而親誘，尊鬼而說仙，有鬼神馮儀其間，遊戲神通，以引眾生而起其正信。神道設教，庶乎末法之宜也。⑨②

所謂「尊鬼而說仙，有鬼神馮儀其間，遊戲神通」，即上錄詩中借降乩以傳語佛弟子之所由來也。

牧齋此一信仰，於其他詩文之中，亦時有表露。蓋牧齋既仙佛兼修，故其觀物抒情，遂不期然兼發自仙佛之觀點，甚至一篇之中，仙家佛門之典俱為其所駕馭矣。語其撰文述事，至明顯之例，殆莫如〈汰如法師塔銘〉中記崇禎十二年汰如法師於吳門講演佛法而參用道家「白鶴數十，飛鳴盤舞」之典：

既而說法於……吳之花山……藏海演述，詞峰迥秀，遮照圓融，道俗交攝。……師首唱一期，群鶴遶空，飛鳴圍繞。⑨③

記成後越二十餘載，牧齋撰〈又書汰如塔銘後〉，直承當年以道家科儀摻入佛門中事：

崇禎十二年，汰如河法師講大鈔于華山。……一期講畢，白鶴數十，飛鳴盤舞，咸以為講演之瑞。師正色曰：「來鶴之事，道家有之，非吾佛法所重也。」……余往撰塔銘，據蒼老行狀，略書其事。戊戌冬，毛子晉過村莊，備道其親聞于講席者。……謹書之，以備前志之闕。余嘗有詩贈講師云：「誰拈敲蚤家常話？忽漫天花下講臺。」意亦如此。⑨④

至牧齋之詩作，一篇之中，仙佛並列者則尤多。如〈贈姚文初詩〉及〈和燒香曲〉等，皆其較明顯者。今錄其晚年所撰〈採花釀酒歌示河東君〉長詩一首，以明

⑨① 同前註，卷8，頁408。

⑨② 潘景鄭輯校：〈石刻首楞嚴經〉，《絳雲樓題跋》（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83。

⑨③ 《初學集》，卷69，頁1577-1578。

⑨④ 《有學集》，卷50，頁1623-1624。

牧齋對仙佛合一之認同，且及於酒事者：

戊戌中秋日，天酒告成，戲作採花釀酒歌一首。以詩代譜，其文煩，其辭錯，將以貽世之有仙才具天福者。非是人也，則莫與知而好，好而解焉。

昔從武烈卜如響，許我美酒扶殘年。搜訪徵求越星紀，出門西笑終茫然。

長干盛生貽片紙，上清仙客枕膝傳。老夫捧持逾拱壁，快如渴羗得酒泉。

歸來夜發枕中秘，山妻按譜重注箋。卻從古方出新意，澁和齊量頻節宣。

東風汎溢十指下，得甘露減非人間。琬琰之膏玄碧酒，獨饗良恐欺人天。

請從酒國徵譜牒，爲爾羅縷辨聖賢。刳初地肥失已久，天上飲樹誰人取？

糟醜熏酣沉世界，不解採花能釀酒。採花釀酒誰作法？終古修羅是元首。

選擇名花代麴蘖，攪翻海水歸尊卣。儀狄杜康非祖先，糟丘酒池等便溲。

此方本出修羅宮，百花百藥爲酒母。雲安麴米縮柘漿，庀治酒才須四友。

釀投次第應火候，揉和停勻倚心手。回潮解駁只逡巡，色香風味無不有。

纔傾郁烈先飽鼻，未瀉甘旨已滑口。豈同醇耐待月旦，不用新豐算升斗。

君不聞仙家燭夜花，花葉如餅圓且窪。花中醞酒滋瑞露，折花傾盞飛流霞。

又不聞西國葡萄漿，散花供佛上妙香。狼藉萬石羨大宛，珍重十斛輕西涼。

漢家百末歌郊祀，楚人桂酒朝東皇。布蘭切桂總殊勝，索郎醞醪皆尋常。

嗔妬不憂天帝責，業力更笑魚龍忙。它時雜林共遊戲，還邀舍脂醉一觴。

是夕秋窗淨如掃，銀餅酒香璧月好。瓊漿已扣藍橋姝，油囊休貫餘杭媪。

開筵勸我傾一盞，駐顏薰髓胡不早？舉杯邀月復再拜，敬受天祿酌頌禱。

君不見東坡先生昔南遷，羈窮好事劇可憐。黃州蜜酒惠州桂，再釀不就空流涎。

雪寺松黃但湯液，羅浮鐵柱徒刻鏤。餅精麴良亦長語，擣香篩辣非真詮。

爾時朝雲正侍側，袖手不與扶危顛。老饕鋪歎聊復爾，雲藍小袖寧無愆？

坡聞此語應噴飯，大笑索絕冠纓偏。⁹⁵

陳寅恪先生論此詩，遍舉例證，斷定牧齋所詠「天酒告成」，確有其事⁹⁶。今所欲指出者：牧齋詩中所表露想像力之豐廣，殊非尋常。其事即有之，然牧齋託以虛無飄渺之詩境，身入其中，以見其自我之亦仙亦佛，則不可謂無也。

⁹⁵ 同前註，卷9，頁449-450。

⁹⁶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册，頁101。

四、牧齋之仙佛緣

牧齋晚年自稱為「錢後人」，又自號「東澗遺老」，明以彭祖之後人自居，劉向《列仙傳》及葛洪《神仙傳》均載彭祖「姓錢名鏗」⁹⁷，足證。

《有學集》卷十二〈二月五日遵王第四郎試周饗余于述古堂喜而有作〉詩開篇云：

慶系從錢後，宗彝勒澗東。⁹⁸

詩乃為其族曾孫遵王之第四子慶生而作。「錢後人」及「東澗遺老」兩自號即嵌入詩中。其他如「彭錢之後武夷君，我是婆留最小孫」⁹⁹及「摩頂不須求寶誌，老夫斟雉是彭錢」¹⁰⁰，皆以「錢後人」自號。至為人作壽序，則自署為「商大夫八百歲地仙彭祖九十七代裔孫」（《錢牧齋全集》，第7冊，〈封宮相吳約庵七十壽謙序〉，頁445），又或署「彭祖九十九世吳越二十六世東澗遺老」（《錢牧齋全集》，第8冊，〈君鴻七十壽序〉，頁547）。所謂「東澗遺老」云云，〈題吉州施氏先世遺冊〉一文中言之頗詳：

吾家自漢南納土，彭城尚主，得復王封。六世後，渡江居海虞者，彭城之宗子，于禮實為大宗。居于他國，越在草莽。開天之日，鐵券進御，不獲與守桃之裔，共覲天顏。宗老言之，皆為隕涕。乙未歲，偉長遊臨海，謁先廟，拜武肅、忠懿、文僖畫像，獲觀鐵券及周成王饗彭祖三事鼎，鼎足篆「東澗」二字。以周公卜宅時，乃卜澗水東、漣水西，故有此款識也。謙益老耄昏庸，不克糞除先人之光烈，尚將策杖渡江，灑掃墓祠，拂拭宗器，以無忘忠孝刻文，乃自號東澗遺老，所以志也。¹⁰¹

夫彭祖為長壽之象徵（或言七百餘歲，或言八百歲），此仙傳中所記而世所熟知

⁹⁷ [漢]劉向：《列仙傳》、[晉]葛洪：《神仙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58、1059冊），頁492、259。

⁹⁸ 《有學集》，卷12，頁572。

⁹⁹ 同前註，卷8，〈讀建陽黃帥先小桃源記戲題短歌〉，頁423。

¹⁰⁰ 同前註，卷9，〈秦淮花燭詞十二首為蕭孟昉作〉其十，頁433。

¹⁰¹ 同前註，卷49，頁1600。

者。牧齋以彭祖之後人自居，當與其對長生不死之企慕有關。《有學集》卷二十〈五石居詩小引〉一文中對此一企慕有所剖白云：

吾年八十，每搜尋史冊中老人作伴侶。吳季子年九十，能將兵伐陳，蘇長公以爲仙去不死。太公七十起於屠釣，牧野鷹揚，正在百歲時。……陸放翁九十餘尚不忘北定中原，……晚年據鞍橫槊，詩篇當益壯。^⑩

嗟乎！世間功名自喜之英雄，暮年回首，每多神仙之願，牧齋又何能免於此耶？

再者，牧齋於中歲之後，即倡言「往因」、「託世」之說。崇禎十年(1637)，年五十六歲，於京師下刑部獄，作〈獄中雜詩三十首〉，第二十四首即以「往因」闡解「今世」之災難：

經年獄底阻艱危，狂鳥投籠馬就羈。尊者夢中曾示現，老僧海上已先知。

蓬蒿環堵彈琴處，方丈毗耶宴坐時。儒行宗風都會得，信知調伏是便宜。^⑪

詩中兩聯分別有自注云：

十五年前，夢多生爲金馬道人，與尊者說法，以諍論故，應受業報。^⑫

丙子歲〔即牧齋下獄前一年〕，吳門王生謁普陀，有老僧囑曰：「速歸報錢公，往因中當有王難，不免一行也。」^⑬

此牧齋釋己身之苦難爲往因業報之一例證也。

牧齋於前史「託世」之說，亦讚歎不已。《初學集》卷十有四絕句詠宋人張文光「一世爲僧，再世爲鄰家童子」事。遵王注此題所涉之奇事云：

張文光，祥符中進士，其母產之甚艱，數日方舉。初生時，乳母裹之襪襪中，自視其手曰：「我手何忽小？」又顧床壁所黏藥方，即讀貝母二字，身係鄰家竺氏之子。越三日，竺老夫婦來看，兒但視之而笑，其父母誠令勿言，其後遂不復語。異日偶談及竺家事，無不歷歷。其兄張廷佐問其生死之際，云前生記得是道人，因見乘軒者，心豔之，不覺魂遊至張家，見有凶神在焉，遂避至前鄰竺氏，爲其家兒。生十歲痘瘍，魂又過張門，見室內火光，入而不肯去。旁有扯之他往者，手扯箱環以留。忽然昏迷，視其手已小矣。蓋文光產時，室中

⑩ 同前註，卷20，頁859-860。

⑪ 《初學集》，卷12，頁401。

⑫ 同前註。

⑬ 同前註。

箱環，無故自響，響絕乃生。其為竺氏童子，耳後有缺，今身復然，亦可異也。^⑩

至《初學集》卷八十六〈記峨眉仙人詩〉文中所及以仙佛謫向人間之楊一鵬，或即牧齋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科之同年友也：

巴陵楊一鵬，萬曆庚戌進士，為成都府推官，登峨眉山，有狂僧踞佛座，睨楊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啼哭數日夜，吾撫汝頂而止耶？」楊憶兒時語，大驚禮拜，耳語達旦。臨別囑曰：「三十年後，見汝於淮上。」楊後開府淮安，一日薄暮，有野僧擊鼓，稱峨眉山萬世尊寄書，發函得絕句七首，傳其五云：「謫向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苦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著腳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閒看。」「浪游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傳別有師。富貴神仙君兩得，尚牽韁鎖戀狂癡。」「難將蟒玉拒無常，勳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頌來法旨不容違，僊律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霞飛。」其二首秘不傳。質明，大索寄書僧，已不知所往矣。流寇焚鳳陽陵寢，楊以失救，論死西市，神色揚揚如平常，但連呼好師傅數聲而已。楊之仲子昌薦告余曰：「萬世尊名大傳，今尚在峨眉，往來人間無常處，人亦時時見之。」^⑪

考《明清進士題名碑錄》有楊一鵬者，萬曆三十八年庚戌科(1610)三甲二十名，牧齋則為該科之探花^⑫。然《題名碑錄》載楊氏籍湖廣岳州衛，與牧齋所記隸屬巴陵者是否同一人，未考。《明史》則有兩個楊一鵬，一為臨湘人，一為河津人，俱未言中進士之年^⑬。

楊一鵬之籍為湖廣抑或巴陵，原非重要。其最足注意者，殆在牧齋記中引峨眉山萬世尊寄書中所詠「謫向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苦難留」一事而已。

牧齋於其自身，亦有輪迴託世之說。《初學集》卷十〈仙壇倡和詩十首〉前序於其事言之鑿鑿云：

^⑩ 同前註，卷10，〈舒仲符畫丹徒張明府文光小像戲題四絕句明府記三生事一世為僧再世為鄰家童子自為記甚奇〉，頁338-339。

^⑪ 同前註，卷86，頁1806。

^⑫ 文史哲出版社編輯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頁1655、2588。

^⑬ 《明史》，第22冊，頁6745；第25冊，頁7511。

慈月夫人，前身為智者大師高弟，降乩於吳門，示余曰：「明公前身，廬山慧遠也。從湛寂光中來，自忘之耳。」^⑩

智者大師，即創天臺宗之智顛，距牧齋之時，已逾千載。夫以智顛之高弟轉世為女流，已非尋常，而此一託世之女流，復藉道教降乩之術以示牧齋之前生為慧遠，則事更奇矣。牧齋既篤信之，復應慈月之請，為作〈傳〉一首，具載慈月乩中之言曰：

余吳門飲馬里陳氏女也。年十七，從母之橫塘橋，上有紫衫紗帽者，執如意以招之，歸而病卒，泰昌改元庚申之臘也。其歸神之地曰上方，侯曰永寧，宮曰慈月。其職司則總理東南諸路，如古節鎮，病則以藥，鬼則以符，祈年逐厲，懺罪度冥，則以箋以表。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乩，今九年矣。^⑪

天啓五年下推九載，即崇禎七年(1634)。牧齋知己身為慧遠託世，當在其時。〈傳〉中載慈月自述其宿因，事尤幽邈：

故天台之弟子智朗墮女人身，生於王宮，以業緣故，轉墮神道，以神道故，得通宿命，再受本師記莖，俾以鬼神身說法也。^⑫

傳中又記當日「乩所馮者金生采，相與信受奉行戴生、顧生、魏生，皆於台有宿因者也」。牧齋於〈仙壇倡和詩〉前序復正色曰：

師〔慈月夫人〕示現因緣，全為台事，現鬼神身，護持正法，故當有天眼證明，非余之戲論也。^⑬

慈月以一女流「現鬼神身，護持正法」與上文所述「尊鬼而說仙」以弘揚佛法者無異；牧齋始則耳聞其事，繼而信，信而為之釋解而疏通，且著於詩文，為之播說，則牧齋於仙佛同一所持之態度，確然無疑矣。

牧齋之以慧遠所轉世自居，錢遵王以為與慧遠之雖入佛門而猶不忘儒經者有關，蓋「遠公自以宗教為己任，而授《詩》、《禮》于宗、雷輩」^⑭。論誠不虛。此外是否另有牽涉，異日當考求之。

⑩ 《初學集》，卷10，頁330。

⑪ 同前註，卷43，〈天臺泐法師靈異記〉，頁1123。

⑫ 同前註。

⑬ 同前註，卷10，頁330。

⑭ 同前註，卷10，〈仙壇倡和詩十首〉其三錢曾引《冷齋夜話》註，頁332。

五、酒與色及其他

牧齋有詩云：

況復開筵有佳客，豈可命酒無紅粧。^{①⑤}

又云：

自倚白頭還縱酒，偶攜紅袖為聽歌。^{①⑥}

牧齋終生嗜酒，且好女色，晚年娶得能豪飲之柳如是，世多知之矣！

然牧齋知交之中，亦有以好酒而不近女色著稱者。此崑山之歸莊（祚明，玄恭，1613-1673）是也。

牧齋與歸氏三世通好，兩家交誼及其文論主張之關係，牧齋多有文字記之。而玄恭好酒，早歲與顧亭林「痛飲酒，熟讀〈離騷〉」，晚年作詠〈酒〉詩，具言其於酒之縱往無悔。則余另有文字考論其事矣^{①⑦}。

玄恭之好酒，牧齋亦屢言之，〈題歸玄恭僧衣畫像四首〉云：「六時問汝何功課？一卷〈離騷〉酒百杯。」^{①⑧}〈贈歸玄恭八十二韻戲效玄恭體〉有云：「殘盃冷復溫，村酒薄彌旨。」^{①⑨}又云：「棋局畫兵符，酒旗樹戎壘……杯中看影蛇，牀下聽鬪蟻。」^{①⑩}皆詠玄恭縱酒之狀。

然玄恭不好色，牧齋嘗作〈和歸玄恭〉七律一首戲謔之：

樗櫟餘生倚不材，老顛風景只堪哀。已拚身是溝中斷，未省心同劫後灰。

何處青蛾供乞食？幾多紅袖解憐才？後堂絲竹知無分，絳帳還應為爾開。^{①⑪}

詩末自注云：

是日有女郎欲至，戲以玄恭道學辭之。君來詩以腐儒自解，故有斯答。^{①⑫}

^{①⑤} 同前註，卷17，〈九日宴集含暉閣醉歌一首用樂天九日二十四韻〉，頁611。

^{①⑥} 同前註，卷15，〈八月十五夜〉，頁548。

^{①⑦} 謝正光：〈亭林與酒——顧炎武事迹考述之一〉，《學術集林》（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卷14，頁174-183。

^{①⑧} 《有學集》，卷9，頁439。

^{①⑨} 同前註，卷12，頁595。

^{①⑩} 同前註，頁596。

^{①⑪} 同前註，卷5，頁217。

^{①⑫} 同前註。案：玄恭原唱不見今本《歸莊集》。

詩中「幾多紅袖解憐才」句，遵王注云：

僧文瑩《續湘山野錄》：「孫僅與魏野敦編素之舊。京兆尹日寄野詩，野和之，其末有『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是佩珊珊』之句。添蘇，長安名姬也。孫以野所和詩贈之。添蘇喜，如獲寶，求善筆札者大署其詩于堂壁。未幾，野有事抵長安。好事者密召過添蘇家，不言姓字。野忽舉頭見壁所題，乃索筆于其側別紀一絕曰：『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閑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添蘇始知，大加禮遇。」¹²³

「後堂絲竹知無分」句，遵王亦有注：

《漢書·張禹傳》：「禹內奢淫，後堂理絲竹管絃。弟子彭宣、戴崇二人異行，禹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極樂乃罷。宣之來也，禹見之于便坐，講論經義，賜食不過一肉卮酒，未嘗得至後堂。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¹²⁴

合詩及注而觀之，則歸玄恭果好酒而不好近女色，可以明矣。牧齋至以此為笑樂，作詩戲之，則牧齋於酒色之兼愛，亦可想見矣。

牧齋生平知交之中，以「飲酒近婦人而死」者，頗不乏人。其最具興味者，似莫若號稱「公安三袁」中之袁中道（小修，1570-1623）¹²⁵。

袁小修長牧齋十二歲，然功名之順遂則遠遜之，二人嘗在京師過從甚密。前引〈飲酒〉組詩之第六首，即記二人燕市酒事：

吾憐袁小修，豁達好飲醇。開尊無好酒，往往生怒嗔。
長安盛宴會，賓筵正初巡。當杯但一嗅，瑟縮不沾唇。
俗子共愕眙，知者嫌其真。袁生每大笑，看我頭上巾。
自從此人死，燕市無酒人。酒遞久寂寞，（袁約致易州酒，屬其客伍生為酒遞。）酒德誰與論？
誓踐腹痛約，南下湘水濱。滿酌黃柑酒，澆君宿草墳。¹²⁶

牧齋另有〈新嘉驛壁和袁小修題會稽女子詩〉¹²⁷。而〈袁祈年字田祖說〉一

¹²³ 同前註，頁218。

¹²⁴ 同前註。

¹²⁵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下冊，頁568-569。

¹²⁶ 《初學集》，卷7，頁207。

¹²⁷ 同前註，卷2，頁94。

文^⑫，則記爲小修子祈年改字號之緣由。皆作於小修物逝之前。晚歲作〈松影和尚報恩詩草序〉^⑬，猶綣綣於早年從遊於小修之樂，兼言因小修之故而得聞其師李贄^⑭（載贄，宏父，思齊，卓吾，溫陵居士，1527-1602）其人之行事，於少時所「讀龍洞李禿翁書，以爲樂可以歌，悲可以泣，歡可以笑，怒可以罵，非莊非老，不儒不禪」者^⑮，思慕不已。

小修平生每爲酒所困，深自懺悔，累爲牧齋道之。付牧齋札中有云：

自念生平無一事不被酒誤，學道無成，讀書不多，名行不立，皆此物爲之祟也。甚者乘興大飲後，兼之縱慾，因而發病，幾不保軀命。又念人生居家，閒而無事，乃復爲酒席所苦。非赴人召，即已招客，爲杯勺盤餐忙了一生，故痛以招客赴席爲戒。^⑯

小修逝前不久，致書牧齋，言戒酒遠色事，則信誓旦旦矣：

弟比來不喜飲酒，每飲至十餘杯，即半滴不入口，入口便覺不快，亦非有意要禁之也。惟見妖冶龍陽，猶不能無動。然以病軀，不能不爲性命自制。所幸入眼多鬼魅，又添我助道品耳。^⑰

所著〈飲酒說〉一文，痛言酒與色之足以短人壽命，實亦夫子自道也：

人見我好居舟中，不知舟中可以養生，飲食由己，應酬絕少，無冰炭攻心之事。予賦命奇窮，然晚歲清福，延年益算之道，或出于此。不然常居城市，終日醺醺，既醉之後，淫念隨作，水竭火炎，豈能久于世哉？^⑱

小修終年五十四歲，不過中壽而已。牧齋於其因酒色傷身事，當知之甚悉。

再者，牧齋晚年編《列朝詩集》，並爲所選作者，各撰小傳，於並世詩人中之醇酒美人者，多不諱言其事。茲略舉例證三、五，以明牧齋平生酒侶，亦有見於其詩作之外者。

^⑫ 同前註，卷26，頁826。

^⑬ 《有學集》，卷21，頁884。

^⑭ 同前註。

^⑮ 同前註。

^⑯ 〔明〕袁中道：〈答錢受之〉，《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24，頁1025。

^⑰ 同前註，卷25，〈與錢受之〉，頁1102-1103。

^⑱ 同前註，卷21，頁906。

鄭秀才胤驥

胤驥，字閑孟，嘉定人。……因〔李〕長蘅〔流芳〕以交於余。……數踏省門，不見收，益縱酒自放。久之得酒病，不復能沾唇。注視杯盤，嗚咽而已。竟以此不起。^⑬

尹提學嘉賓

嘉賓，字孔昭，江陰人。……孔昭少起孤生，編蓬土室，糟糠不厭，縱酒長嘯……既貴……歌筵酒席，呼盧縱博……登蓬萊閣，望醫閭醉酒高歌……余為揀選〔其詩〕，手錄數十篇，自道謀刻之，未果而死。^⑭

韓國博上桂

上桂，字孟郁，南海人。……留都舊京，賓朋翕集，戶屢填咽，詩酒淋漓，所得俸錢盡付取酒；不給，則典衣旬貸，以相娛樂。酒間慷慨歌老驥伏櫪之詩，至于涕下，蓋其中有不自得者，而坐客莫能知也，亦竟用是以死。孟郁為詩賦……不自顧惜，稿成隨手散去，常問其所就于余。^⑮

茅待詔元儀

元儀，字止生，歸安人。……權臣惡之，勒還不許，蚤夜呼憤，縱酒而卒。……能知之者，惟高陽〔孫承宗〕與余。^⑯

王遺民鏞

鏞，字叔聞，金壇人。……屏居郭外，游于酒人，日沈飲自放而已。……一日，從里人飲，大醉，病臥三日，遂不起。……余游于氏父子間最久，而不知叔聞，……且叔聞或知余，而余不知叔聞，余之陋則已甚矣！^⑰

^⑬ 《列朝詩集小傳》，下冊，頁584。

^⑭ 同前註，頁586-587。

^⑮ 同前註，頁587。

^⑯ 同前註，頁591-592。

^⑰ 同前註，頁612-613。

王知縣一鳴

一鳴，字子聲，一字伯固，黃岡人。……左官，不得志，飲酒近婦人而死。^⑩觀牧齋所撰傳中記其同時人酒色之事，雖未嘗寓勸人節慾養生之意。特以嗜酒好色之人，多能見酒色之事，直書而不爲之諱。苟以牧齋與上述諸人相較，亦足稍見牧齋於酒色，究竟知所節制。其享上壽，殆非偶然。

再者，牧齋同時人中亦有因學仙佛不得其法而幾致命者。《列朝詩集小傳》〈朱主事長春〉條所記，頗足令人發笑。茲彙錄之，以爲本節作結：

長春，字大復，烏程人。萬曆癸未進士。……好仙學佛。大復罷官里居，修真煉形，以爲登真度世，可立致也。累几案數十重，梯而登其上，反手跋足，如鳥之學飛，以求珮舉，墮地重傷，僅而不死。茗上人爭揶揄之。^⑪

六、結 語

本篇之作，蓋起興於讀牧齋〈跋酒經〉一文。今既考述牧齋之飲酒風尚、所飲酒又有凡間與仙佛界者之別，以及牧齋對往因轉世之信仰，乃知〈跋酒經〉一薄物小篇，實凝聚牧齋畢生對酒與仙佛之認知。〈跋〉中所涉諸典，既累見於文中所引用之詩文，故不再表。以下僅就考索中所見，略拈一二事，作進一步之解釋。

牧齋詠酒諸什，以體而言，則記事與虛擬兼備。且往往於記事之中，隱寓寄託，讀其比較南北酒優劣諸什即可知。至其故設虛擬之詞、發之於比興者，當推其〈採花釀酒歌〉爲上乘。至若記事之作，足徵牧齋飲酒風尚及其平生酒侶，其事多涉今世凡間之事；虛擬想像之章，則以其宗教之精神世界示人，事關仙佛，故設爲往因託世之說，從而顯示其今世立身之所在。凡此種種，皆於文中有所推求。

若牧齋所詠之長安美酒，實世間榮華終極之象徵；仙家所釀，飲之可使人長壽；乃至阿修羅佛採天下之花醞於大海而成之「無酒」，此三者間，境界自有高下。蓋一旦世間之榮華富貴不可得，則轉而倚仙佛以自慰，此「古來不得意於世緣，因而自甘清淨，以至於成仙得道者」^⑫之謂也。若牧齋所認知者，似又稍異於此。就其相關之

^⑩ 同前註，頁624。

^⑪ 同前註，頁621。

^⑫ 袁中道：〈答錢受之〉，《珂雪齋集》，卷24，頁1025。

詩文以觀之，牧齋蓋已悟及「繁華有繁華之樂，寂寞有寂寞之樂」^⑬，二者之間，並無區別。故自牧齋視之，「若夫世樂可求，即享世間之樂；世樂必不可得，因尋世外之樂」。此牧齋洞達於世情者也。而此情又或出於不得已者，「寂寞有寂寞之樂」云者，殆亦自我寬慰之辭耳。其於世間繁華則曰：「我本愛官人，侍郎不為庫。我亦愛酒人，致酒每盈几。」^⑭及長安之美酒不可得，牧齋則以同等之熱誠，訪仙家佛門釀酒之方，以製「天酒」，復遍告世人，彼實仙家之後人及名僧之託世。明乎此，乃知世之以牧齋熱中於仕宦者，皆只見其入世之一面，而忘乎其出世之一面。而「熱中」云云，實牧齋臨事不苟、積極進取之態度，又豈可徒據之以詬病牧齋也哉。

世之論牧齋者亦多矣！詬詈之者，目之為背君無行之貳臣；頌美之者，稱之為能贖前愆之復國領袖。皆就牧齋之出處行藏、政治操守之大者而立言。今茲取徑，頗異前修，蓋欲於日常細微之處，略窺其隱曲之情。惟以資料之蒐集，曠日彌久，解讀之功，遂未臻善。博雅方家，幸垂鑒焉。

昔袁小修傳其師李卓吾之生平，深致歎於李氏為人之「真有不可知者」，舉例多至五六^⑮。夫以小修得侍其師、親炙其人，猶言知人之難有如是者，今又況復吾人僅得讀牧齋之若干詩文於三百餘載之後，其人之確可知與真不可知之間，相去又焉足以道里計？然則今之考述牧齋之酒緣與仙佛緣者，終不免浮光掠影之譏，亦可卜矣。

^⑬ 同前註，頁1026。

^⑭ 《初學集》，卷7，〈飲酒七首〉其五，頁207。

^⑮ 袁中道：〈李溫陵傳〉，《珂雪齋集》，卷17，頁724-725。

附錄：牧齋「飲酒紀實詩」

《初學集》

卷	詩 題	作 年
1	丁未春與李三長蘅下第並馬過滕縣賞酒看花已十四年矣感歎舊游如在宿昔作此詩以寄之	泰昌元年(1620)，39歲
1	佟宰餉刁酒戲題示家純中秀才	
3	小至夜翁孝先兄弟拏舟相邀與寇白泥飲	天啓五年(1625)，44歲
4	金壇于潤甫釀五加皮酒爲南酒之冠潤甫與繆仲醇友善仲醇善別酒釀法蓋得之仲醇今年潤甫釀成損餉而仲醇亡矣賦四十二韻奉謝并悼仲醇	天啓七年(1627)，46歲
4	金壇酒垂盡而孟陽方至小飲作	
4	顧炳秀才遺書索飲有醉吐丞相車茵之語作七字句報之	
4	與顧秀才飲酒作	
4	以頂骨飲器勸酒次秀才韻	
4	孟陽載酒就余同飲韻余方失子疊前韻志感	
4	三疊韻答孟陽慰余哭子作	
4	八月十四夜艤舟虎丘與孟陽長蘅小飲	
4	八月十五夜	
4	八月十七夜	
5	雨中仲雪招飲海棠下	
6	張藐姑太僕許餉名酒疊前韻奉簡	
6	三疊韻謝藐姑太僕送酒	
7	飲酒七首	崇禎二年(1629)，48歲
7	冷飲示侍兒	
8	滄酒歌懷稼軒給事兼呈孟陽	

8	長干行	
8	後飲酒七首	
11	謝德州張太守送酒	崇禎十年(1637)，56歲
13	偕劉司空過應侍御小飲間與來吏部訂西陵之游	崇禎十一年(1638)，57歲
15	長筵歌為錢後人稱壽君以九月二十七日生後余誕辰一日	崇禎十二年(1639)，58歲
17	九日宴集含暉閣醉歌一首用樂天九日二十四韻	崇禎十三年(1640)，59歲
18	上元夜泊舟虎丘西溪小飲沈璧甫齋中	崇禎十四年(1641)，60歲
18	次韻(附河東君作)	
18	次韻示河東君	
20	江上宿繆西溪從野堂故人及諸郎君置酒感歎而作	崇禎十五年(1642)，61歲

《有學集》

卷	詩題	作年
2	己丑歲暮讌集連宵於是豪客遠來樂府駢集縱飲失日追懼忘老即事感懷慨然有作四首	順治六年(1649)，68歲
2	蜡日大醉席上戲示三王生三生樂府渠帥吳門白門人也	
2	賜蘭堂壽讌詩四首	順治七年(1650)，69歲
2	夏日讌新樂小侯於燕譽堂林若撫徐存永陳開仲諸同人並集二首	
3	葵歸以酒炙餉韓兄古洲口占為侑	
4	朱五藏名酒肆自號陶然余為更之曰逃禪戲作四小詩	順治八年(1651)，70歲
5	聖野攜妓夜飲綠水園戲題四絕句	順治十一年(1654)，73歲
5	冬夜假我堂文宴詩	
5	贈袁重其(歸自吳門，重其復來徵詩，小至日，止宿劇談，喜而有贈。用文字韻)	
5	甲午仲冬六日吳門舟中夜飲飲罷放歌為朱生維章六十稱壽	
5	路易公安卿置酒包山官舍即席有作二首	
5	朱內翰開宴二首	

7	高會堂酒闌雜詠	順治十三年(1656)，75歲
7	陸子玄置酒墓田丙舍妓彩生持扇索詩醉後戲題八首	
7	霞城丈置酒同魯山彩生夜集醉後作	
7	徐武靜生日置酒高會堂賦贈八百字	
8	水亭承鄧元昭致餼諸人偶集醉飽戲書為謝	
9	送黃生達可歸嶺南	順治十五年(1658)，77歲
9	後送達可	
9	採花釀酒歌示河東君	
10	己亥正月十三日過子晉湖南草堂張燈夜飲追憶昔游感而有贈凡四首	順治十六年(1659)，78歲
10	酒逢知己歌贈馮生研祥	
10	乳山道士勸酒歌	
10	徐元歎勸酒詞十首	
10	錫山雲間徐叟八十勸酒歌	
11	辛丑二月四日宿述古堂張燈夜飲酒罷有作	順治十八年(1661)，81歲
11	讀豫章仙音譜漫題八絕句呈太虛宗伯并雪堂梅公古巖計百諸君子	
11	孫郎長筵勸酒歌	
11	遵王敕先共賦胎仙閣看紅豆花詩吟歎之餘走筆屬和八首	
12	六日述古堂文讌作	康熙元年(1622)，82歲
12	嶺南黃生遺余酒譜釀荔枝酒伊人遵王各飲一觴伊人有詩率爾和之	
12	方生行送方爾止還金陵	